

百宋樓藏書志

特
1加2
796
23

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門 796
卷 23

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存齋雜纂之六

集部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別集類九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宋馮山撰 原三十卷今佚十八卷

二馮先生文集序曰父子傳受古難其兼有開
於前後莫之嗣作者窮矣故父作子述中庸以
侈周家之盛而唐史臣傳李德裕亦首表而出
之曰元和宰相吉甫之子夫君臣之道胥貴於



續承者如此而況斯文乎韓昌黎一世儒宗毫
端所向變化莫測而得手應心之妙已不能授
其子他可知也司馬談之有遷劉向之有歆班
彪之有固父子相承照耀一世若可尙矣然三
家之子類皆不善用其身君子或嫌焉豈文章
公器造物者靳之而不畀人以其全耶獨吾宋
三蘇先生之出掩千古而奪之氣其文辭渾浩
如長江大河沛然莫禦非斷港支流之可望而
其名節峻峙又如泰山喬岳岩岩層霄之間使
人聳瞻而不敢議父作子述之懿必如是而後

可以無愧也彼三家者溟滓然下風矣哉普慈
馮公允南以文名于時其子解承之益大以肆
今觀其父子之作敷映典重不費追琢自合法
度非有本者疇克爾里人周君銳閱之契於心
乃鋟諸木俾惠固序其首辭不獲命則以其素
所感者書焉嘉定乙亥中秋日梧谿散人何惠
固叔堅序

安岳馮公太師文集十二卷

舊抄本

朱馬山撰

故祠部郎中贈太師安岳馮公諱山字允南文

集三十卷太師有子諱澥官尚書左丞贈資政
殿學士字長源文集四十五卷太師卒於紹聖
元年左丞薨於紹興十年遠者百二十有九年
而近者亦八十年矣而比歲文集始行於世又
未有序之者珠玉藏於山淵其氣終不可得而
埋蝕斯文也夫豈有久晦而不彰者乎然士之
逢辰則有幸有不幸太師公在熙豐間不能苟
合於新法辟臺官不就天下高之元祐以來用
范醇夫荐始立朝爲郎而公卒矣時有幸不幸
而斯道也斯文也不與焉左丞年二十三登元

豐二年第名聲籍甚元祐執政以賢良方正直
言極諫科荐之進策與論人交稱焉後不果試
教授成都蔡元長待之甚厚及以序送京亦不
苟徇也太師卒奔喪京師三年而皇妣卒公嘗
自述其衰經七年中窮居固守等事嗚呼非學
而能之乎元符上書論及宮禁述所見耳初非
有意於希世取爵祿也其後主國論者自以私
意進退人才而公遂進用自郎而卿旣乞補外
又以奉常召俄上疏乞罷湟州及西寧之役以
靖患息民公始得罪矣其謫詞曰頃上書疏半

爲邪言久懷異心下比流俗遽有羈縻之請實
爲捐弃之謀以嗣武爲勞師以昭功爲往失動
搖國是疑惑新民可送部與遠小監當尋責永
州別駕道州安置三年而自玉局召爲吏部郎
明年丞相張天覺罷政公坐附麗又送吏部爲
虔化丞在外將十年然後知夔州復直龍圖閣
靖康卽位年六十有七矣以徽猷閣待制兼侍
讀俄長諫院而女貞已圍太原矣故曰時有幸
不幸也公老而達實逢時之不幸斯道也斯文
也言之抑何艱哉道與時汚隆文與時高下公

則心知之故于潼川先生楊祐甫之卒也哭之
慟而銘之甚哀公與楊公皆太師公之所作成
也其言曰某與祐甫游垂五十年自少皆承先
訓以文學忠義相期旣而先後得科第中年各
欲以所學少見於世而愚不適時自取大戾祐
甫雖廢而安處鄉里然疾病窘困不能出門戶
而某流放楚粵江湖之遠追惟終始互成嘆笑
今祐甫卒含悲茹憤言發涕零以吾二人平生
契義之私它人所不得與且所不能知者祐甫
晚與成都鄭少世上有脫落今之鋟木者大瀘周氏

子銳也可謂好事也已其邑人景君佐仕于吾
州爲周氏子請敘其篇端以余粗知言云嘉定
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簡池劉光祖序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

明正統刊本 何義門校宋

宋曾鞏撰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
氣銳其文章之慄驚奔放雄渾瓌偉若三軍之
朝氣猛獸之挾怒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
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
爲何如爾中閒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

後生輩鋒出先生汨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
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
舍人無在者已試卽入院方除自填委古紙肆
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授草院吏上馬去凡除
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
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
家予時爲尙書郎掌待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
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
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
不可誣也客有得其新舊所著而哀錄之者余

因書其篇首云宋元豐八年季春三月朔日中
書舍人王震序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
有波濤烟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
妙及觀紫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
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魯人
常欲抽瓣香修桑梓敬而未能大德壬寅春假
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
爲魁樞千峰陳公名筆至品藻曾蘇二公文則
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曾文定之文

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宮諸生訪
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
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無傳守烏得辭其責
迺致書雲仍留耕公得所刻善本亟捐俸倡僚
屬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
成其用心亦勤矣後必有汲汲於它不務者憫
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雪樓先生品題云大德
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

鄒旦跋

正統丁卯

姜洪重刊序

正統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傳是樓宋本序文闕每半頁十行每行二十字何椒邱云南豐續稿外集南渡後散軼無傳開禧閒建昌郡守趙汝礪始得其書於先生族孫維缺誤頗多乃與郡丞陳東合續稿外集校定而刪其僞者因舊題定爲四十卷繕寫以傳元季又亡于兵火國初惟類稿藏于祕閣士大夫鮮得見之永樂初李文毅公爲庶吉士讀書祕閣日記數篇休沐日輒錄之今書坊所刻南豐文粹十卷是也正統中毘陵趙司業琬始得類藁全書以畀宜興令鄒旦刻之然

字多譌舛讀者病焉成化中南豐令楊參又取宜興本重刻于其縣踵譌承謬無能是正太學生趙璽訪得舊本悉力讐校而未能盡善予取文粹文鑑諸書參校乃稱可讀文鑑載雜識二首并書魏鄭公傳後類稿無之意必續稿所載也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附錄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曾鞏撰

朱子年譜序

後序

丁思敬後序

宛陵先生文集六十卷

明刊本

宋梅堯臣撰

歐陽修序

慶曆六年

余被命來守宛陵視事之翌日有客謂余曰郡學請鏤版印書公留意否乎乃問其目曰梅聖俞詩集自遭兵火殘編斷簡靡有全者幸郡教官有善本余樂聞而應之曰昔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伏於戶下參

思其微旨曰水欲吾清拔薤欲吾擊彈宗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率而行之漢陽大治余殿此邦之初學官諸生以學校爲言今客又以聖俞梅公詩集爲言客其吾之任棠也與聖俞公以詩聞於當世寔此邦之前哲客其欲余先庠序之教而借梅文以爲諭余固淺陋雖不足以發揚幽光敢不率行或庶幾乎如漢陽之治也乃命學官董其事鏤版旣成請序於余予豈敢辭聖俞公之詩簡古純粹華而不綺清而不癯涵泳於仁義之流出入於詩書之府而其工歐

陽文忠公已序於集首此不復道姑敘鏤版之
由云爾紹興十年上元日檢校少傅保信軍節
度使知宣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營田使新安
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二百戶食實封二千一百
戶汪伯彥後序

楊士奇跋 正德

洛陽九老祖龍學文集十六卷 舊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左諫議大夫上柱國范陽郡開
國侯食邑二千八百戶賜紫金魚袋祖無擇撰
後附祖氏源流龍學始末 無擇曾孫衍撰

右祖龍學家集十六卷典雅蘊籍我國朝太平
之文獻也苗裔有居合肥者貧不給餽粥能保
此版不妄予人獨欣然以歸其學其志可嘉尙
已然版之脫亡二十有九不能爲完書雖得別
本帑亡羨財弗克治故書目僅存其名國體懷
茲久矣于是謄校刊補卷秩始備庶幾以傳可
遠亦先哲之志云紹定己丑十月旣望郡文學
趙國體敬識於卷末

王魏公集八卷 文淵閣傳抄本

宋王安禮撰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明抄本

宋范祖禹撰

太史范公文集五十五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范祖禹撰

無爲集十五卷 舊抄本

宋楊傑撰

國家以文教作成海內近二百年主上紹開中興息焉論道者一紀于茲比詔有司修建太學蓋以儒術粉飾治具漸摩士類未始須臾置也無爲在淮石小壘而多名士侍講楊先生名傑

字次公道號無爲子實一時文人公自妙齡擢巍科以雄文妙賦醕德懿行得名于時中閒立朝議禮樂因革人尤多之晚年嘗奉使過太山觀日出于絕頂之上重九日賦詩舉酒於華山蓮花之峯繼被詔從高麗僧統義天遊前輩以謂皆以王事而得方外之樂故於瞿曇尤造理窟當時如大丞相王公內翰蘇公悉印可之年七十而終生平所著文集湮沒未傳於世吁可惜也歲在重光作噩之冬士黻誤恩假守是邦服膺侍講公之名舊矣視事之初首詢公文於

縉紳閒歲餘搜獲不一公遣舜典麗立意奧妙
因刪除其蕪類取其有補於教化者編次成集
將以爲學者標準上佐吾君偃武修文之意不
其韙歟其詩賦碑記雜文表啟其分爲一十五
卷若釋道二家詩文則見諸別集云紹興癸亥
歲夏四月左朝議大夫知無爲軍兼管內勸農
營田事趙士彞謹序

石學士詩集一卷 舊抄本

宋石曼卿撰

詩之作與人生偕者也而愉樂悲鬱之氣必舒

於言能者材之傳於律故其流行無窮可以播
而交鬼神也古之有天下者欲知風教之感氣
俗之變必立官司採掇而兼聽之由是張弛其
務以足其所思乃能享世長久弊亂無由而生
厥後官廢詩不傳在上者不復知民之所向故
政化顛悖治道亡矣詩之於時蓋亦大物於文
字尤爲古但作者才致鄙迫不揚不入其域耳
國朝祥符中民風豫而泰操筆之士率以藻麗
爲勝惟曼卿與穆參軍伯長自任以古道作之
文必經實不放於世而曼卿之詩又特震奇秀

發益能取古之所未至託諷物象之表警時鼓
眾未嘗徒設雖能文者累數十百言不能卒其
義獨以勁語蟠泊會而終於篇而復氣橫意舉
飄出章句之外學者不可尋其屏闕而依倚之
其詩之豪者歟曼卿資宇軒豁遇事輒詠前後
所爲不可計其亡逸而存者纔三百餘篇古律
不異分爲二冊一日觴子酒作而謂予曰子賢
於文而又知詩能爲我序詩乎予應曰諾遂有
作欲使觀者知詩之原故卒於用而已矣徂徠
石介守道撰

文潞公文集四十卷

明刊本

宋文彥博撰

石林葉氏序略曰公平生所爲文章上自朝廷
典冊至於章奏議論下及詞賦歌詩閑適之辭
世猶未盡見兵興以來故家大族多奔走遷徙
於是公之集藏於家者散亡無餘其少子維申
稍討求追輯猶得二百八十六篇以類篇次爲
略集二十卷而屬某爲序噫公之所謂文者遠
矣重德偉度足以鎮服四夷精識遠慮足以錯
綜萬務博聞強識足以貫通九流讜論嘉言足

以彌成百度世之區區事其語言以一藝自名者未足以論公也公未嘗有意於爲文而因事輒見操筆立成簡質重厚經緯錯出譬之賁鼓鏞鍾音節疎緩雜然並奏於堂上不害其與曄曄簫韶舞百獸而諧八音也昔韓愈論于頔之文曰變化若雷霆浩汗若江河正聲諧韶濩勁氣沮金石頤何足以當之其公之謂歟

呂柟重刊序

嘉靖五年

伊川擊壤集二十卷

元刊本

汲古閣舊藏

宋伊川邵雍堯夫撰

自序曰擊壤集伊川翁自樂之詩也非惟自樂又能樂時與萬物之自得也伊川翁曰子夏謂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聲成其文而謂之音是知懷其時則謂之志感其物則謂之情發其志則謂之言揚其情則謂之聲言成章則謂之詩聲成文則謂之音然後聞其詩聽其音則人之志情可知之矣且情有七其要在二二謂身也時也謂身則一身之休戚也謂時則一時之否泰也一身之休戚則不過貧富貴賤而已一時之否泰則

在夫興廢治亂者焉是以仲尼刪詩十去其九
諸侯十有餘國風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
其六蓋垂訓之道善惡明著者存焉耳近世詩
人窮憾則職于怨懟榮達則專于淫佚身之休
憾發于喜怒時之否泰出于愛惡殊不以天下
大義而爲言者故其詩大率溺于情好也噫情
之溺人也甚于水古者謂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是覆載在水也不在人也載則爲利覆則爲害
是利害在人也不在水也不知覆載能使人有
利害邪利害能使水有覆載耶二者之閒必有

處焉就如人能蹈水非水能蹈人也然而有稱
善蹈者未始不爲水之所害也若外利而蹈水
則水之情亦由人之情也若內利而蹈水則敗
壞之患立至于前又何必分乎人焉水焉其傷
性害命一也性者道之形體也性傷則道亦從
之矣心者性之郭郭也心傷則性亦從之矣身
者心之區宇也身傷則心亦從之矣物者身之
舟車也物傷則身亦從之矣是知以道觀性以
性觀心以心觀身以身觀物治則治矣然猶未
離乎害者也不若以道觀道以性觀性以心觀

心以身觀身以物觀物則雖欲相傷其可得乎
若然則以家觀家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亦
從而可知之矣予自壯歲業于儒術謂人世之
樂何嘗有萬之一二而謂名教之樂固有萬萬
焉況觀物之樂復有萬萬者焉雖死生榮辱轉
戰于前曾未入于胸中則何異四時風花雪月
一過乎眼也誠爲能以物觀物而兩不相傷者
焉蓋其閒情累多忘去尔所未忘者獨有詩在
焉然而雖曰未忘其寔亦若忘之矣何者謂其
所作異乎人之所作也所作不限聲律不沿愛

惡不立固必不希名譽如鑑之應形如鍾之應
聲其或經道之餘因閑觀時因靜照物因時起
志因物寓言因志發詠因言成詩因詠成聲因
詩成音是故哀而未嘗傷樂而未嘗淫雖曰吟
詠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鍾鼓樂也玉帛禮也
與其嗜鍾鼓玉帛則斯言也不能無陋矣必欲
廢鍾鼓玉帛則其如禮樂何人謂風雅之道行
于古而不行于今殆非通論牽于一身而爲言
者也吁獨不念天下爲善者少而害善者多造
危者眾而持危者寡志士在畎畝以畎畝言故

其詩名之曰伊川擊壤集時有宋治平丙午中

秋日也

濂溪集六卷

明刊本

宋周子撰

前有年表山陽度正撰

王汝憲序

嘉靖十四年

鄱陽先生文集十二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彭汝礪器資撰

南陽集三十卷

舊抄本

宋韓維撰

晦待罪東觀得見元祐垂簾日歷元年二月十

五日侍讀韓維進讀至天禧中有二宮人犯罪
法當死眞宗皇帝惻然憐之曰此等安知法殺
之則不忍捨之則無以勵眾乃使人持去笞而
遣之又幸汾陰日見一羊自擲于道左怪問之
左右對尙食殺其羔眞宗慘然不樂自是不殺
羊羔因奏言此特眞宗小善耳然推是心以及
天下則仁不可勝用也且眞宗自澶淵卻敵之
後十有九年不言兵而天下富其源蓋出于此
外人皆言陛下仁孝出于天性每行見昆蟲螻
蟻輒違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

臣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晦韓
出也外祖宮師在講筵時其傳經啟沃因事輔
導大概如此是年祀明堂加食邑翰林學士蘇
軾當制有曰全德雅量外爲師表忠言嘉謀入
告帷幄望其容貌足以知朝廷之尊聞其風采
足以立貪懦之志嗚呼亦足以見其人矣晦幼
養於外家逮事外祖清夷剛正高潔靜直雖燕
居不妄言笑見者肅然其操履施爲常持天下
之正元祐人物清正剛直必以司馬溫公外祖
爲稱首搢紳士大夫聞其風者懷袂意消天下

莫不仰其盛德至於履道不苟合守正不少屈
求退不願富貴不肯撓毫髮以就功名常以帝
王之學弼人主而以孔孟之道律後進惜乎雖
元祐間不能久在政府鄉先生鄒浩至完爲穎
昌府教授外祖時知穎昌厚遇之至完被召外
祖獨爲置酒自說入仕以來出處去就大致終
席不及他事自今服膺書紳用爲行己法則故
其節操風概頗似外祖晦從道鄉先生游親聞
之宣和六年晦赴省試閒至西京謁留臺舅氏
宗質問外祖遺事因出鮮于綽所作行狀晦怪

其脫畧且語逆不得騁舅氏以有所畏避告因求外祖文集欲加論次而文字舛駁不可正是方欲問諸家以綴輯成書俄金賊犯闕外家殲於潁昌羣從散亡書籍灰燼雖鮮于綽行狀亦不復見自渡江來中州衣冠氏族寥落東南士人不知外祖風烈每以悵恨今年表姪孫元龍復得此本于何人家遠寄桂林晦幼失所恃不勝凱風寒泉之思欲效古人爲外祖作家傳或墓表銘誌皆不敢因取行狀鈔本流傳增入外祖諸子及女名位紀次以足其闕文後之君子

得以考焉外氏自忠憲公仁宗時參大政德業光顯門始大娶王文正公女生八子當時以爲皆經緯才故名其里曰高陽第三子絳康公謚獻肅相仁宗皇帝其第六子縝楚公謚莊敏相哲宗皇帝外祖第五厯事四朝致身二府以直道正論訖不相而名德冠天下行狀所紀十不得一二忠憲公訓飭子弟甚力重以外祖方嚴清介諸房化之子姪皆表表自立故本朝有家法者推韓氏云紹興十年七月望日徽猷閣直學士左朝奉大夫知靜江軍府事充廣南西

路經畧安撫使長興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

紫金魚袋沈晦書

節孝先生集三十卷事實一卷

明刊本

宋徐積撰

前有像讚楚州教廳壁記

李邴撰

節孝先生文集山陽舊板燬于兵四世孫坦家藏嘉禾墨本字畫磨舛先後失序夬亨再叨鄉部退食之暇從而訂證編次之他如皇朝名臣之錄東都卓行之傳及先生與門人問答之辭蘇黃諸老往來之帖莫不附見再用板行觀者不待旁搜遠討而瞭然在目矣慨惟高大父待

制撰先生行實之狀曾大父中書跋諸賢詩帖之編今詩帖之編已失而行實之狀幸存夬亨無所肖似乃今裒集全書藏諸鄉校以承先志壽於無窮亦足以見王氏之於先生真有風契云淳祐庚戌冬朝請大夫淮南東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淮南東路轉運判官王夬亨序

目後有廸功郎淮安州州學教授翁蒙正景定甲子孟秋初吉重行編次校正二行

節孝徐先生搢紳推重久矣以文章節行冠于淮楚與之游者皆名公巨人而先生耳曠仕宦

不顯終學官講聖人之道於是江淮風俗數十年閒稍稍復古名士閒出有致身公卿者由先生化之也萃備員山陽一日我賢太守王直閣歎先生節行雖立而文章泯墜訪之子孫得遺藁數萬言命萃董之鏤板以廣其傳萃視太守屬吏且門生故不得而辭敢不夙夜在公服膺斯文仰副賢守欲托先生之道化斯民於醇厚之域耶凡十旬以畢其事紹興戊辰上元日謹跋

歸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五

歸宋樓藏書志卷七十六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

歐陽文忠公集一百五十三卷附錄五卷年譜一卷

明天順刊本

宋歐陽修撰

每卷末俱有熙寧五年秋七月

男發等編定紹熙二年三月郡人謙益校正兩條

蘇軾居士集序

元祐六年

歐陽文忠公文粹卷之二十一
胡柯年譜跋 慶元二年

周必大後序

錢溥重刊序 天順壬午

彭勗重刊後序 天順辛巳

歐陽文粹二十卷 明刊本 鄭氏注韓居舊藏

宋陳亮編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
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
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
取於其閒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

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閒太祖太宗
眞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
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
兒幼穉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閒仁宗
恭已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闔而執政大臣
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
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
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
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
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

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
祿利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
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缺
其策學者之辭殷勤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
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
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
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閒而執之神宗皇帝
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霸者功利之說飾
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兵民制國用興
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

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
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
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
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
此子瞻之所爲深悲而屢歎也元祐開始以未
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
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
於世然其閒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
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
之盛蓋非獨學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

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
通習之而未以爲急也故予姑掇其通於時文
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
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
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
是不遑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
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
髮之遺而其味嘗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
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
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

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
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
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
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
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
有疑於其閒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
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
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
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乾道癸
巳九月朔陳亮書

樂全先生文集四十卷 舊抄本

宋張方平撰

後附行狀 王鞏撰

蘇軾序

范忠宣公文集二十卷遺文一卷 元天曆刊本

宋范純仁撰

惟昔賢者皆後世之師表而學者之慕古人則自各有不同如汲黯之慕爰盎司馬長卿之慕藺相如若若有不可解於心者本朝先正名德相繼如泰山喬嶽景星鳳凰事近而易考嘉言善行皆當取則而區區之愚少而讀元祐丞相忠

宣范公言行錄反復終始正學大節偉識宏度贊歎不足於諸鉅公間尤願執鞭欲追逐其萬一而不可得也如奏議國論等書如責人責己助廉成德之訓又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等語皆當終身誦之每恨未見其家集也嘉定五年三月甲戌公之從元孫中書舍人之柔見過謂鑄曰忠宣文集未行於世晚而謫居永州三年邦人至今懷仰比因沈史君圻赴郡以家藏本屬之旣已刊就而舊無序引徑以見委鑄謹謝之且曰託名不腐豈非晚進之幸豈非

平旦之願願年衰學落何足以與此三辭不獲
則取而伏讀越兩日而盡得之蓋公天資誠確
篤志學問承文正公之親傳博之以泰山孫明
復徂徠石守道盱江李泰伯三先生師友之益
發爲詞章根抵六經切於論事無一長語而一
出於正文忠蘇公序文正公集有曰其於仁義
禮樂忠信孝弟如飢渴之於飲食欲須臾忘而
不可得又曰雖弄翰戲語率然而作必歸於此
故天下信其誠爭師尊之公真是似者哉而鑄
之所尊敬者此又其餘事自其立朝出鎮廟謨

相業具載史冊不待贊言惟公於忠恕得上者
之功用深入吾夫子闡域非淺丈夫所能窺者
溫恭惟謹無異稠人遇有當爲勇決過於賁育
此其大過人者然亦尙可勉也心平而寬慮周
而遠喜怒哀樂所發而必中克伐怨欲不止於
不行包含太虛無所適莫姑以其見於外者一
二言之鄧綰嘗奏罷公襄州及言者攻綰則極
力爭之謂已經先朝責降不應再有所貶公亦
非有意於以德報怨自謂上惜朝廷事體下以
安人情反側蘇黃門誦楊畏彈章而公去相位

宅日哲宗面斥黃門從容爲解黃門謂公爲佛
地位中人章子厚得罪父年九十議與一便郡
公言當置往咎而念其親公本以議新法不合
而去及溫公將盡改熙豐之法公謂特當去其
太甚又須徐徐經理差後二事尤不可暴操心
類如此公既喪明而責知隨州尋竄永州蓋子
厚必欲寘之死地而公素安義命無一語怨之
家人猶未平也風雨中覆舟於江以救僅免試
面而語家人曰此亦子厚所爲邪嗚呼使之從
夫子於陳蔡當亦有不容何病之言此非他人

所及也蔡新州負罪至重公力救之上忤簾中
下違同列賢如劉元城亦以吳處厚爲義存君
親誅公不遺餘力公不爲動卒賞其死一時不
以爲快及事之變呂汲公劉忠肅等雖終於貶
所其得免於已甚者始知公之不 新州於死
之力也汲公輩初竄嶺表郊赦未頒先謂難從
恩宥公齋戒入奏防等年老疾病何以自存迹
其所罪亦因持心失恕好惡任情以異爲怨讐
以疑似爲訕謗誤國害公覆車可鑒此不惟次
寤泰陵正欲感動子厚輩使之革心而從厚也

百宋樓藏書志 卷之十一
嗚呼自熙豐元祐以至元符紹聖之間世事屢
變翻覆非一徽皇踐祚改元建中靖國流人悉
歸四海望太平於朝莫欽聖憲肅皇后與徽皇
待公而爲政至遣中使遠至湖外好賜牽復迎
勞不絕公時在瞽癘痺中知上果用我亦欲感
激自奮而病不可爲矣嗚呼天乎儻延以三數
年之壽使再得政則必能調一天下可以仰副
建中靖國之意豈復有後日之禍哉公旣去矣
而蔡呂俱召呂又爲蔡所排而任蔡愈專矣此
所以撫卷長懷而繼之以太息流涕也後之君

子欲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者於此書可不
熟復而力行之以代苴韋之佩乎文正四子長
監簿以病蚤沒忠宣與二季俱顯衣冠蟬聯然
自忠宣以來一百二十有四年而後中書舍人
始紹世科寔監簿之元孫范氏之興未艾也四
月丁丑朔正奉大夫參知政事兼太子賓客四
明樓鑰謹序

先忠宣公國論彈事外有文集二十卷未曾板
行零陵寔謫居之地僅刊言行錄今史君沈公
到闕奏事因過訪語及慨然欲得鋟木尙友前

賢深所敬嘆卽以家藏本屬之仍附以國史本傳及李姑溪所述行狀且識歲月于後云嘉定辛未上巳日元姪孫朝散郎左司諫兼侍講范之柔謹書

忠宣范公昭代之名臣耆德也作爲文章讀之使人起敬慕然每以未見其全爲恨圻需次零陵己巳仲冬入覲過都得其元姪孫侍講司諫家藏全帙跪受以歸辛未暮春到郡靖惟零陵寔公舊寓之地自元符迄今餘百年邦人尙能言之且堂而思祠而祝圻旣得其文不敢秘

因與同志精加訂正命工鋟梓以永其傳嘉定丙申元正日朝散大夫權知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借紫吳興沈圻書于思范堂

視竊以元祐丞相忠宣范公之文行於世猶桑麻穀粟之於日月也百有餘年猶未盡見今中書舍人公以家藏集屬零陵守刊于郡齋而大參樓公爲之序引示學者以歸宿之地鉅公之惠天下後世渥矣士大夫於出處語嘿之際苟不以忠宣公之心爲心則其見是書也烏得無媿嘉定壬申六月旣望承議郎權通判衡州軍

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賜緋魚袋權永州事廖
視再拜敬書

昔范宣子嘗問穆叔以何謂死而不朽穆叔對
以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又其次立言魯臧文仲
既沒其言立君子謂之不朽嗚呼士君子一
言之善猶足以語後世而貽方來況夫功與德炳
炳然在人耳目非專於立言者歟元祐丞相忠
宣范公道德事業載在國史出處大節見於國
論奏議言行錄學者朝夕歛襟肅容起敬起慕
獨其文集世所未見今待讀修史紫微先生克

紹先烈以其家藏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鉉板郡
庠俾宗道是正訛舛而又得今大參樓公爲序
引以冠篇首天下學者玩繹此書佩服忠恕誠
一之學屬厭正直剴切之論終身誦之皆爲君
子之歸此其用心廣大宏博可爲千百年不朽
之傳矣嘉定壬申六月既望門生從政郎永州
州學教授清源陳宗道再拜謹跋

案此元天曆刊本每頁二十四行每行二十字
卷中有季振宜藏書朱文方印季振宜印朱文
大方印滄葦朱文方印

重刊嘉祐集十六卷 明刊本

宋眉山蘇洵

張鎰跋 嘉靖壬辰

臨川先生文集一百卷目錄二卷 明嘉靖刊本 沈學子校

宋王安石

紹興重刊臨川集者郡人王丞相介父之文知州事桐廬詹大和甄老所譜而校也藝祖神武定天下列聖右文而守之江西士大夫多秀而文挾所長與時而奮王元之楊大年篤尚音律而元獻晏公臻其妙柳仲塗穆伯長首唱古文

而文忠歐陽公集其成南豐曾子固豫章黃魯直亦所謂編之乎詩書之冊而無媿者也丞相旦登文忠之門晚躋元獻之位子固之所深交而魯直稱為不朽近歲諸賢舊集其鄉郡皆悉刊行而丞相之文流布閩浙顧此郡獨因循不暇而詹子所為奮然成之者也紙墨既具久而未出一日謂客曰讀書未破萬卷不可妄下雌雄讐正之難自非劉向楊雄莫勝其任吾今所校本仍閩浙之故耳先後失次訛舛尚多念少遲之盡更其失而慮歲之不我與也計為之何

客曰不然準蘇不世出天下未嘗廢律劉楊不
世出天下未嘗廢書凡吾所為將以備臨川之
故事也以小不備而忘其大不備士夫披閱終
無旨矣明牕淨榻永晝清風日思誤書自是一
適若覽而不覺其誤孫而不能思思而不能得
雖劉楊復生將如彼何哉詹子曰善客其為我
志之十年五月戊子豫章黃次山季岑父敘
缺名序 嘉靖二十九年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王令撰外孫吳說編次 前有王逢原墓誌

銘 王安石撰廣陵先生傳 門人孫發撰

廣陵先生文集二十卷附錄一卷 舊抄本

宋王令撰外孫吳說編次 前有墓誌銘 王安石撰

廣陵先生傳 門人孫發撰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
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年譜一卷墓誌銘一卷 明成化刊本

宋蘇軾著年譜五羊王宗稷撰

宋贈太師勅

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節立天下之

大節非其氣足以高天下者未之能焉孔子曰
臨大節而不可奪君子人歟孟子曰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蓋
存之於身謂之氣見之於事謂之節節也氣也
合而言之道也以是成文剛而無餒故能參天
地之化開盛衰之運不然則雕蟲篆刻童子之
事耳烏足與論一代之文章哉故贈太師諡文
忠蘇軾忠言讜論立朝大節一時廷臣無出其
右負其豪氣志在行其所學放浪嶺海文不少
衰力幹造化元氣淋漓窮理盡性貫通天人山

川風雲草木華實千彙萬狀可喜可愕有感於
中一寓之於文雄視百代自作一家渾涵光芒
至是而大成矣朕萬幾餘暇紬繹詩書他人之
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
亶亶忘倦常寘左右以爲矜式信可謂一代文
章之宗也歟乃作贊曰維古文章言必已出綴
詞緝句文之蠹賊手扶雲漢幹造化機氣高天
下乃克爲之猗嗟若人冠冕百代忠言讜論不
顧身害凜凜大節見於立朝放浪嶺海侶於漁
樵歲晚歸來其文益偉波瀾老成無所附麗昭

晰無疑優游有餘跨唐越漢自我師模賈馬豪
奇韓柳雅健前哲典刑未足多羨敬想高風恨
不同時掩卷三歎播以聲詩乾道九年閏正月
望選德殿書賜蘇嶠

李紹序

成化四年

東坡集四十卷後集二十卷奏議集十五卷內制集
十卷附樂語外制集三卷應詔集十卷續集十二卷
明嘉靖刊本

宋蘇軾撰

年譜

墓誌銘

本傳

宋贈蘇文忠公太師勅

宋孝宗御製贊并序

李紹序

成化四年

江西布政司重刊義例

案續集後有嘉靖十三年江西布政司重刊南
豐縣學教諭繆宗道校正兩行每葉二十行每
行二十字

王狀元集諸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

宋刊本

宋王十朋註

趙夔序曰昔杜預註春秋左傳顏籀註班固漢
書時人謂征南祕書爲丘明孟堅忠臣又李善

於梁宋之間開文選學註六十卷流傳於世皆僕所喜而慕之者此註東坡詩集所以作也東坡先生讀書數千萬卷學術文章之妙若太山北斗百世尊仰未易可窺測藩籬況堂奧乎然僕自幼歲誦其詩文手不暫釋其初如涉大海浩無津涯孰辨淄澠涇渭而魚龍異狀莫識其名既窮山海變怪然後了然無有疑者崇甯年間僕年志於學逮今三十年一句一字推究來歷必欲見其用事之處經史子傳僻書小說圖經碑刻古今詩集本朝故事無所不覽又於道

釋二藏經文亦常遍觀抄節及詢訪耆舊老成間其一時見聞之事有得既已多矣頃者赴調京師繼復守官累與小坡叔黨遊從至熟叩其所未知者叔黨亦能爲僕言之僕既慕先生甚切精誠感通一日先生野服乘驢若世之所畫李太白者惠然見訪僕方坐一室中書史環列起而迎見先生顧僕喜曰天下之樂莫大於此了無它語又一日夢與先生對談因問水仙王事卽答以茫昧之語殊不可曉不知何意也僕於此詩分五十門總括殆盡凡偶用古人兩句

用古人一句用古人六字五字四字三字二字
用古人上下句中各四字三字一字相對止用
古人意不用字所用古人字不用古人意能造
古人意能造古人不到妙處引一時事一句中
用兩故事疑不用事而是用事疑是用事而不
用事使道經僻事釋經僻事小說僻事碑刻中
事州縣圖經事錯使故事使古人作用字成一
家句法全類古人詩句用事有所不盡引用一
時小話不用故事而句法高勝句法明白而用
意深遠用字或有未穩無一字無來歷點化古

詩拙言間用本朝名人詩句用古人詞中佳句
改古人句中借用故事有偏受之故事有參差
之語言詩中自有奇對自撰古人名字用古謠
言用經史註中隱事間俗語俚諺詩意物理此
其大略也三十年中殫精竭慮僕之心力盡於
此書今乃編寫刊行願與學者共之若乃事有
遺誤當俟博雅君子補而鑄之庶俾先生之詩
文與左傳漢書文選並傳無窮而僕於杜預顏
籀李善三子亦庶幾焉雖然尙有可以言者先
生之用事不可謂無心先生之用古人詩句未

必皆有意耳蓋胸中之書汪洋浩博下筆之際
不知爲我語耶它人之語也觀者以意達之可
也

王十朋序曰昔秦近君註堯典二字至十餘萬
言而君子譏其繁丁子襄註周易一書纔二三
萬言而君子恨其略訓註之學古今所難自非
集眾人之長殆未易得其全體況東坡先生之
英才絕識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經傳貫穿子史
下至小說雜記佛經道書古詩方言莫不畢究
故雖天地之造化古今之興替風俗之消長與

夫山川草木禽獸鱗介昆蟲之屬亦皆洞其機
而貫其妙積而爲胸中之文不啻如長江大河
汪洋閎肆變化萬狀則凡波瀾於一吟一詠之
間者詎可以一二人之學而窺其涯涘哉予舊
得公詩八註十註而事之載者十未能五故常
有窺豹之歎近於暇日搜索諸家之釋哀而一
之剗繁剔冗所存者幾百人庶幾於公之詩有
光雖然自八而十自十而百固非略矣而亦未
敢以繁言蓋以一人而肩烏獲之任則折筋絕
體之不暇一旦而均之百人雖未能舂容乎通

百知補遺 卷一 六
衢張王乎大都而北燕南越亦不難到此則百
註之意也若夫必待讀遍天下書然後答盡韓
公策則又望諸後人焉

吳氏手跋曰宋王梅溪集百家注東坡詩近所
行本皆後人妄行竄亂刪併全本失真與宋商
邱所刊施注蘇詩無異觀者每以不能一見宋
刻爲恨今夏有茗賈持此書抵余家求售適余
他出不值而去明日余歸操舟訪之始得之硤
石南湖中遂以善直購焉此書楮墨精雅古香
襲人眞舊本之最佳者爰爲長歌以書其後當

乾隆五十一年夏重午後二日龜床吳騫識男
壽暘書

又曰王梅谿分類蘇詩註二十五卷不及和陶
詩迨施元之編年注始合刊之按茗谿漁隱輟
話云前乃東坡手自編定後乃後人所編惜乎
不載和陶詩然則當時人刊東坡詩多不及和
陶詩無足怪也庚溪詩話崇甯大觀間蔡京當
國禁蘇軾文詞墨跡而毀之政和間忽施其禁
光堯太上皇朝盡復軾官職今上尤愛其文章
乾道初梁叔子任掖垣兼講席一日宿直召對

上曰近有趙夔等注軾詩甚詳卿見之否命內侍取以示之乾道末上遂爲軾御製序贊冠其文集命有司與詩集同刊之

又曰吾友鮑君以文嘗疑百家姓氏中胡銓下注字邦衡爲後人妄添謂胡銓姓名偶同而寔非忠簡公予竊以爲不然按注中明有引邦衡曰者則其爲忠簡無疑鮑君又謂忠簡廬陵人不應冠荅溪子按書中只以荅溪冠胡仔姓氏上而胡銓上偶失著廬陵耳如潘大臨大觀皆黃岡人而列豫章之後徐臨川人而列臨安

之後此並注家之莽鹵也兔牀記

案此南宋麻沙本每葉二十行每行十九字小字雙行每行二十五字餘詳儀顧堂集

增刊校正王狀元集諸家註分類東坡先生詩三十卷元刊本

宋禮部尙書端明殿學士兼侍讀學士贈太師諡文忠蘇軾撰王十朋注廬陵須谿劉辰翁批點

王龜齡序

趙夔卿序

案此元刊本每葉二十四行每行二十三字小字雙行目後有龍集丙戌秋月劉安正堂刊木一行卷末有丙戌歲孟冬月安正堂新刊一行欒城集五十卷欒城後集二十四卷欒城第三集十卷應詔集十二卷 明刊本

宋蘇轍撰

蘇翊跋 淳熙己亥

蘇森跋 開禧丁亥

豫章黃先生文集三十卷外集十四卷別集二十卷詞一卷簡尺二卷年譜三卷 明嘉靖刊本

宋黃庭堅魯直撰

周季鳳序 嘉靖丁亥

徐岱序 嘉靖丙戌

查仲道跋 嘉靖丁亥

年譜序曰文集之有年譜尙矣先太史詩文徧天下而年譜獨闕近世惟傳蜀本詩集舊注援據爲詳第循洪氏所編退聽之舊自元豐戊午以止無所稽焉觀者病之此固家之子孫不容不任其責留不揆少日過庭粗聞舊事竊嘗有志於是中間多病廢志十遺七八日復老矣懼

將泯沒蓋嘗編次遺文爲別集二十卷然於編年無所攷證因悉收豫章文集外集別集尺牘遺文家藏舊藁故家所收墨蹟與夫四方碑刻它集議論之所及者旁羅博搜系諸歲月獨恨留生晚距先太史之歿今已百年一時哀次豈敢妄謂無所差舛姑俟博聞君子質而正之昔山房李彤季敞於豫章外集有言雖先生晚年刪去後學安敢棄遺此則留今日掇拾之意其或眞蹟旣亡別無考證則甯略之尙幾不滋異時之疑至於見聞單淺排纘無敘此則孤陋不

學之罪又奚敢辭歲在屠維協洽日南至諸孫
留謹序

山谷黃先生大全詩註二十卷 宋刊本

宋天社任淵註

六經所以載道而之後世而詩者止乎禮義道之所存也周詩三百五篇有其義而亡其辭者六篇而已大而天地日星之變小而蟲鳥草木之化嚴而君臣父子別而夫婦男女順而兄弟羣而朋友喜不至瀆怨不至亂諫不至訐怒不至絕此詩之大略也古者登歌清廟會盟諸侯

季子之所觀鄭人之所賦與夫士大夫交接之際未有此而能達者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又曰不學詩無以言蓋法之用於世如此周衰官失學廢大雅不作久矣由漢以來詩道浸微陵夷至于晉宋齊梁之間哇淫甚矣曹劉沈謝之詩非不工也如刻繒染縠可施之貴介公子而不可用之黎庶陶淵明韋蘇州之詩寂寞枯槁如叢蘭幽桂可宜於山林而不可置於朝廷之上李太白王摩詰之詩如亂雲敷空寒月照水雖千變萬化而及物之功亦少孟郊賈

島之詩酸寒儉陋如蝦蟇蜺蛤一啖

雖咀

嚼終日而不能飽人惟杜少陵之詩出入古今衣被天下藹然有忠義之氣後之作者未有加焉宋興二百年文章之盛追還三代而以詩名世者豫章黃庭堅魯直其後學黃而不至者後山陳師道無已二百之詩皆本於老杜而不爲者也其用事深密雜以儒佛虞初稗官之說雋永鴻寶之書牢籠漁獵取諸左右後生晚學此祕未覩者往往苦其難知三江任君子淵博極羣書尙友古人暇日遂以二家詩爲之註解且

爲原本立意始末以曉學者非若世之箋訓但能標題出處而已也旣成以授僕所以言冠其首予嘗患二家詩興高遠讀之有不可曉者得君之解玩味累日如夢而寤如醉而醒如痿人之獲起也豈不快哉雖然論畫者可以形似而捧心者難言間絃者可以數知而至音者難說天下之理涉於刑名度數者可傳乎其出於刑名度數之表者不可得而傳也昔後山答秦少章云僕之詩豫章之詩也然僕所聞於豫章願言其詳豫章不以語僕僕亦不能爲足下道也

嗚呼後山之言殆謂是耶今子淵旣以所得於二公者筆之於書矣若乃精微要妙如古所謂味外味者雖使黃陳復生不能以相授子淵尙得而言乎學者宜自得之可也子淵名淵嘗以文藝類試有司爲四川第一蓋今日之國士天下士也紹興鄱陽許尹敘

案此宋季閩中重刊紹興本每葉二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小字雙行行二十四字宋諱自惇廟以上皆缺避蓋宋甯宗時刊本許尹序爲山谷後山詩注而作紹興有紀元而無歲月皆坊刻

疏漏之証也

山谷老人刀筆二十卷

明刊本

宋黃庭堅撰

後山先生集二十四卷

明宏治刊本

宋彭城陳師道履常著茶陵陳仁子同甫編校
魏衍記曰先生姓陳諱師道字履常一字無已
彭城人幼好學行其所知慕古作者不爲進取
計也年十六謁南豐先生曾公鞏曾大器之遂
受業于門元豐四年神宗皇帝命曾典史事且
謂脩史最難申敕切至曾荐爲其屬朝廷以白

衣難之方復請而以憂去遂寢太學又荐其文
行乞爲學錄不就樞密章公惓惓高其義冀來見
特荐于朝而終不一往元祐初翰林學士蘇公
軾與侍從列荐乃官之俾教授其鄉未幾除太
學博士言事者謂先生嘗謁高詣南都見蘇公
爲私遂罷移潁州教授紹聖初又以餘黨罷換
江州彭澤令未行丁母憂寓僧舍人不堪其貧
暨外除猶不言仕者凡四年左右圖書日以討
論爲務蓋其志專欲以文學名後世也元符三
年除棣州教授隨除祕書省正字將用矣歿於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之二十九日年四十九
友人鄒公浩買棺以殮朝廷特賜絹二百匹嘗
與往來者其賻之然後得歸初先生學於曾公
譽望甚偉及見豫章黃公庭堅詩愛不舍手卒
從其學黃亦不讓士或謂先生過之惟自謂不
及也先生既歿其子豐登以全藁授衍曰先公
實知子子爲編次而狀其行衍既狀其行矣親
錄藏於家者今十三年顧未敢當也衍嘗謂唐
韓愈文冠當代其傳門人李漢所編衍從先生
學者七年所得爲多今又受其所遺甲乙丙藁

皆先生親筆合而校之得古律詩四百六十五
篇文一百四十篇詩曰五七雜以古律文曰千
百不分類衍今離詩爲六卷類文爲十四卷次
皆從舊合二十卷目錄一卷又手書之竊惟先
生之文簡重典雅法度謹嚴詩語精妙蓋未嘗
無謂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見於其中小不逮
意則棄去故家之所留者止此昔漢楊雄作太
玄法言箴賦如劉歆號知文始敬之後而短毀
謂其必傳者桓譚一人而已先生之文蚤見稱
於曾蘇二公世人好之者猶以二公故也今賢

士大夫競收藏之則其傳也奚待於衍耶後豈
不有得手寫故本以證其誤者則不肖之名因
附茲以不朽爲幸焉其闕方求而補諸又有解
洪範相表闡微彭書詩話叢談各自爲集云政
和五年十月六日謹記

建中靖國辛巳之冬雲別涪翁於荊州翁曰陳
無已天下士也其讀書如禹之治水知天下之
脉絡有開有塞至于九川滌源四海會同者也
其論事救首救尾如常山之蛇其作文深知古
人之關鍵其作詩深得老杜之句法今之詩人

不能當也子有意學問不可不往掃斯人之門
雲再拜受教明年春至京賢士大夫出涕相弔
曰無已亡矣雲驚歎失聲痛恨無窮泊來彭城
求先生詩文且四年僅見一二最後得昌世所
集凡六百五篇琮璫珎瑀貫列大備雲曰幸矣
至寶不歿乃今有獲因記涪翁之語錄以示昌
世自昔名世之士著書立言必賴其徒傳之文
中子講道河汾以續六經房魏之倫皆北面受
業及登廊廟不能顯傳其書卒以泯絕論者至
今惜之昌世先生之高第操行文章雅善先生

之風雖隱約布韋而所立絕人不苟徇合故能
蒐拾遺文成一家之言又序先生出處之大節
其辭蔚然讀之使人凜凜增慕然先生之道必
傳於後世者昌世之力也千載之下可以知其
賢矣政和丙申正月甲午元城王雲題

讀後山詩大似參曹洞禪不犯正位切忌死語
非冥搜旁引莫窺其用意深處此詩註所以作
也近時刊本參錯繆誤政和中王雲子飛得後
山門人魏衍親授本編次有序歲月可考今悉
據依略加緒正詩止六卷益以注卷各釐爲上

下作之有謂而存之可傳無惟夫詩之少也衍
字昌世作後山集記頗能道其出處今置之篇
首後有學者得以覽觀焉天社任淵書

王鴻儒序

弘治十二年

何氏手跋曰此卷宏治間刻本送邢居實序脫
後半章善序脫前半凡二十行已丑七月得嘉
靖以前舊抄對校因爲補寫錢牧齋蓄書非得
宋刻名抄則云無有眞細心讀書者之言如漸
之某某輩徒取盈卷帙全不契勘雖可汗牛馬
其實謂之無一紙可也焯記

又曰康熙己丑秋日從吳興鬻書人購得舊抄
後山集殘本中闕三四五六凡四卷勘校一過
改正脫誤處甚多庶幾粗爲可讀而明人錯本
誤人眞有不如不刻之歎也焯記

前宋樓藏書志卷七十七

存齋雜纂之六

歸安陸心源剛甫編

集部

別集類十一

宛邱先生集七十六卷

舊抄本 顧千里舊藏

宋張耒文潛撰

前有宛邱先生傳

張右史大全集六十卷

舊抄本 張月霄舊藏

宋

譙郡張耒文潛著 前有本傳

濟南集八卷

文瀾閣傳抄本

宋李廌撰

案此系坊賈所鈔故譌字甚多自陵州渡黃河歌不全疑有缺葉

高僧參寥詩十二卷 明刊本

宋智昱禪師道潛參寥著

陳無已送行序

陳氏手跋曰參寥子集十二卷宋僧道潛撰道潛本姓何於潛人墨莊漫錄云本名曇潛東坡爲改曰道潛東坡守杭州爲卜西湖智果精舍居之嘗坐得罪返初服建中靖國初詔復祝髮崇甯末歸老江湖嘗賜號妙總大師今所傳詩

集凡數本一題三學院法嗣廣定訂智果院法嗣海惠閱錄前有參寥子小影卽海惠所臨首載陳師道餞參寥禪師東歸序次載宋濂黃諫喬時敏張睿卿四序一本題法嗣法穎編卷帙俱同而敘次迥異所載陳師道序題曰高僧參寥集序與文中語意不符又吳之振宋詩鈔云參寥集杭本多誤采它詩未及與析是本爲明時歙汪汝謙校刊陳序亦作高僧參寥集序始卽從法穎本重刊未知視杭本何如耳嘉慶十年春日陳鱣記

又曰前引曇潛改名事今備載墨莊漫錄云呂
溫卿爲浙漕旣起錢濟明獄又廢廖明略事二
人皆廢斥復欲網羅參寥未有以中之會有僧
與參寥有隙言參寥度牒冒名蓋參寥本名曇
潛因子瞻改曰道潛溫卿索牒驗之信然竟坐
刑之歸俗編管交州未幾溫卿亦爲孫傑鼎臣
發其贓濫繫獄人以爲莆人者人必反莆之按
此事行錄未之及故附書焉鱸再記

寶晉山林集拾遺八卷

舊抄本

宋米芾孫憲輯

前有墓誌銘

蔡肇撰

先祖南宮以文章翰墨雄視一代當崇甯間名
動天子擢從外郡對便殿進奉常博士踐南宮
舍人駸駸清望矣而百未施一天不假齡悲夫
此所以重識者超羣邁德絕俗之歎矣然字畫
之傳內而祕府外而巨室遠而遐方異裔幽而
山區海聚人皆祕玩一殆踰千金其視朶雲
之翰籠鵝之墨高麗之募金老人之求判殆越
宇宙而同時至於文章短篇閎深雄麗夔絕一
時故先祖雖未顯而文價已喧如寶月觀賦一
出巨儒若東坡最擊節賞音他可知矣先祖遺

文按待制蔡公天啟誌墓文有山林集百卷若
宣已子聖度錄等文又數十卷適靖康變故先
君閣學僑寓溧陽僅脫身于崎嶇兵火之中異
時寶晉所藏皆希代所見靡有子遺故先集亦
不復存在以故尚未顯行于世憲不肖之孫緬
想祖烈重以先君閣學治命每歎遺稿未充廣
傳爲沒齒深恨憲欽承先訓勦心瘵形遠求博
訪哀聚縷積迨今五十年矣而六丁勅將毫芒
僅存故梵筴雜登青氈並藏自書史畫史硯史
外其他詩文纔百餘篇懼遺編之墜地致潛德

之晦蝕乃卽筠陽郡齋命工鋟板以遺世之欲
見是書者庶可無愧於彥芳之藏筆魏謩之寶
笏如其發揮幽光垂示將來則有俟于大手筆
序而冠諸篇首云嘉泰改元初禊歲次辛酉月
紀太族日御乙亥嗣孫米憲拜手謹識

案寶晉山林集一百卷亡于南渡 四庫所收
寶晉英光集八卷乃岳珂所輯後人又有附益
者也此本爲其孫米憲所輯嘉泰初刻于筠陽
郡齋卷一賦卷二詩卷三長短句卷四文卷五
寶章待訪錄卷六書史卷七畫史卷八硯史各

家書目罕見著錄余從杭州丁松生大令借得影宋抄本傳錄亦罕觀之祕笈也岳本輯于紹定五年上距嘉泰改元二十八年似未見此本者不可解也

寶晉英光集八卷 舊抄本

宋襄陽米芾元章著

予仕居潤餘十年會羽書交馳凡訪古蹟奇皆日力所不暇僅能考海岳一遺址塹堦爲園薦菊爲桐倚江爲堂礧石爲刻時一至其間倚徙縱目慨想摩挲而已夫自江而南名城輿都潤

爲大六朝而下賢規雋轍潤爲古而又據景物之會窮心目之趣惟潤爲多人或咎予謂歷數千百載它豈無名人才士可以表著而獨惓惓於英光子每應之曰境無凡勝以會心爲悅人無今古以合蹟爲奇若杖履無日涉之勞江山有天境之助風帆沙鳥晨雨夜虹凡是園之所包羅眾目之所覩記者莫不挾英秀露光彩雖微遺跡猶將強附而俎豆之而況我宋人物如南宮者耶夫旣卜園觀則不可以不祠旣藏祠則不可以不撫遺佚考文翰以備一堂之缺旣

跋摹瑑之事而攜放失恪編次爲是集以傳又
次序之所當舉而必不可無者也則又奚疑或
者無以答予按山林集舊一百卷今所會粹附
益未十之一南渡而後文獻不足固無可議若
曰南宮被天鑒流榮名其在兩朝元不顯以結
字思陵翰墨志有曰芾之詩文語無蹈襲出風
烟之上覺其詞翰同有浚雲之氣噫噉此漢武
帝所以知相如也冠於篇端庶幾覽者有以自
得焉紹定壬辰歲上巳日鄂國岳珂序

石門文字禪三十卷 明支那刊本

宋江西浮溪石門寺沙門釋德洪覺範撰門人
覺慈編錄

釋達止重刊序 萬歷丁卯

青山集三十四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當塗郭祥正字功父 **撰**

淮海先生前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明嘉靖刊本

宋秦觀少游 **撰**

盛儀序 嘉靖乙巳

張縉序 嘉靖己亥

張繪跋

嘉靖乙巳

淮海集四十卷後集六卷長短句三卷

明萬厯刊本

宋高郵秦觀少游撰

盛儀序

張縯序

李之藻序

萬厯戊午

姚鏞序

萬厯戊午

長興集殘本十六卷

抄本

宋龍圖閣學士沈括存中著

原四十一卷今

缺卷一至十二卷二十九至末共缺二十五卷

雲巢編十卷

抄本

宋太常寺奉禮郎審官西院主簿沈遼睿達著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撰

每卷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

汝嘉重刊一條

倚松老人饒德操名節江右臨川人與呂居仁等稱江西詩派名震一時後偕僕祝髮爲僧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俱嗣法於香嚴智月按禪燈世譜智月嗣投子禺禺嗣圓照本皆雲門宗派惜未見其機緣語錄載在祖燈僅有此詩集

三卷庶可以見其所蘊呂紫薇詩話云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不可及也歲甲申秋八月吳後

學釋超峻謹識

倚松老人詩集三卷

舊抄本

宋饒節德操撰

釋超峻序

西塘先生文集十卷

明刊本

宋鄭俠撰

祖舜爲兒童時已聞邑有鄭先生之賢而未識也旣冠與鄉貢始獲謁公而謝之親承誘誨因

目前輩老成之風實政和丙申歲也其年如京師又八年竊第東還則公亡矣已而從陳直講國材遊乃聞公出處之詳且得公所爲大慶居士自敘而讀之有曰幽暗闃寂此正祇鬼着眼處是以不自欺于方寸由是知公平居克己不愧屋漏其學一本於誠而已抑嘗驗公之所言所行與夫居鄉黨處患難無一不合於道者蓋有所本而然初公在金陵以詠雪詩見賞遂游其門及言新法不便於民始獲譴怒公終不肯詭隨持論益堅其篤道有守如此與王安國議

論素合公坐封事繫獄株連及之獨能慷慨發言使友人不致睚其親而有隱其信義服人如此自爲小官極口論大利害雖死不顧兩遭竄貶顛跌艱阨初無慘沮之容卜築嶺外若將終身焉則其在困窮不改其操矣晚歲逢恩南還徜徉里閭意趣超然至於疾病易簣了無遺恨尙能哦詩有身如過鳥在雲邊之句則又不惑於死生之際矣公之始末槩見于此聲名雖暴於一時道業不顯于當世君子惜之若乃發爲詞章雖數千萬言特公之餘事耳公之生平著

述類多散逸公之孫嘉正毫聯縷緝僅得其十之三四其孜孜孝誠不忍遺墜之意可尙也學者尙能由斯文以究先生之學之守誠可爲末俗無特操者之戒云先生諱俠字介夫西塘蓋其所居之地名也隆興二年十月朔日菓山黃祖舜序

先大父隆興甲申守府江以所藏高大父教授朝奉西塘遺文敘緝成編蒙大資黃公爲之序遂刊寘公府今四十七年矣乾道丁亥簡肅侍郎林公出鎮九江就集中刪其代人作者又錄

高大父之言行附于末鋟板郡齋淳熙改元大師左丞相史公出帥鄉邦復取斯集親爲題跋而刊之皆以大資黃公所爲序冠之篇首嘉定庚午元清備數金陵酒掾因思盱江所刊之本欲見之而未能致一日會同官府判鄭祕閣忽謂於郡侯張寺簿有疇昔之好特爲貽書及之未幾果得舊本開卷敬誦其他篇帙不素願末但其序已不復存得非歲久而遂亡之邪元清敬取篋中所藏副本繕寫命工鏤之亟附便郵還寅盱江書庫以補集中之脫簡云三月二十

一日元孫承議郎充提領建康府戶部贍軍酒庫所主管文字賜緋魚袋元清拜手謹書

葉向高序 萬曆己酉

陳勳跋

濟北晁先生雞肋集七十卷 明刊本

宋晁補之撰

自序曰雞肋集左朝奉郎祕書省著作郎充祕閣校理國史編修官濟北晁補之无咎自名其所爲詩文也夫物有質者必有文文者質之所
以辨也古之立言者當之平居論說諷詠應物

接事不能無言非虎豹犬羊之異也食之則無所得棄之則可惜其雞肋乎故哀而藏之謂之雞肋集元祐九年二月旦日序

從兄无咎平日著述甚富元祐末在館閣時嘗自製其序宣和以前世莫敢傳今所得者古賦騷辭四十有三古律詩六百三十有三表啟雜文史評六百九十有三自捐館舍逮今二十八年始得編次爲七十卷刊于建陽紹興七年丁巳十一月旦日弟右朝奉郎權福建路轉運判官謙之謹題

嵩山集二十卷

舊抄本

宋景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撰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外傳曰京氏易式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古論大傳曰論語講義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曰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曰儒言曰參記許氏文字曰昇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削觚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

鵑志曰唐逸士志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曰摺
麦曰嵩外墨省曰晁氏彞訓凡十有三種合有
三十二書其他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于世者
唯易傳用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
兵火屢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悉爲灰燼建
炎二年僑寓海陵乃自歎曰平生述作無復存
者唯志于易今老病之軀存于灰燼之外者幸
也病能飲食而于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作
爲周易太極傳又爲外傳及因說是年渡江來
寓金陵先是二聖北狩中原陸沈痛憤湮鬱連

年抱疾至是增亟終于舟中實建炎三年正月
七日也享年七十一其遺言殮以時服藁葬僧
舍不封不樹无以文誌墓第以吾道號刊諸石
待他日遷附先塋汝等若訪類吾遺文則以嵩
山景迂生目之蓋公平生慕溫國司馬文正公
之爲人也晚年留意于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
自稱天台教僧又號老法法華家有昭陵所賜
文莊公飛白國安二大字則又號國安堂主子
健不肖不足以顯揚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
徒步往來江浙間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朝廷

章九古律詩三百二十有二易規十有一洪範
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十有六序
十有三墓誌等九記贊銘題跋四十有九編成
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
并周易太極傳及因說與外傳稿繕寫藏于家
以俟後之君子嗚呼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
軼盡矣今得之百无一二子健倘未死謹當繼
志博求隨其所得以編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美
先德竊攷古今圖書莫盛于隋之御府所藏然
隋之書悉沒于河多不見于世世之學者徒見

其藏書之目每爲之興嗟痛惜故今于文集之
後悉記其所著之目知後之覽者必有掩卷歎
惜者矣豈獨不肖之孫子哉紹興二年正月二
十八日孫右迪功郎特差監潭州南嶽廟子健
記

先大父待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幾
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
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旣宦遊江浙蜀淮荆襄
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爲二十卷而東南之
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

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缺異同不敢輒易
改補去取尙俟他日訪本校正始子健約叔位
季弟子闔同力訪求每有所得互相傳錄茲以
索之未至迫于受代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
約諸孫博訪不怠隨得附益或爲外傳以傳今
列名于後所期博雅君子昔有藏者舉以見授
俾獲廣先大父著述之志實諸孫之至願也乾
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
汀州軍州主管學事管內勸農事借紫晁子健
謹記

公茂晁先生詩集一卷

明晁汝璥重刊宋本

宋澶淵晁冲之叔用撰

卷末有慶元己未校

官黃汝嘉刊一條

子曩游都域於晁用道爲同門生後三十六年
識其子公武於涪陵又二年見之於武信愛其
辨博英峙辭藻藹如也因與之善初不知其爲
用道子也一日來謁曰先公平生多所論著自
丙午之亂埃滅散亡今所存者特歌詩二百許
篇涪陵太守孫仁宅旣爲鑱諸忠州酆都觀竄
然林木之間矣敢丐先生一言以發之予亟聞

其語謝曰願聞先君之所以含咏而獨游者公武於是出其家譜謀乃知其先君名冲之字叔用世所謂具茨先生者也予於是聳然曰是必吾用道也耶第今字叔用爲小異耳已而追懷平昔周旋之舊蓋自京師之別絕不相聞今乃幸與其子游又獲觀其所論著爲之慨歎者久之嗟乎予安得不爲吾用道一言哉方紹聖之初天下偉異豪爽絕特之士離讒放逐晁氏羣從多在黨中叔用於是屹然遺形逝而去之宅幽阜廕茂林於具茨之下世之網羅不得而嬰

也暨朝廷諸公謀欲起之迺復任心獨往高挹而不顧世之榮利不得而羈也至於疾革乃取平生所著書聚而焚之曰是不足以成吾名世之言語文章不得而汚也由是觀之叔用之所以傳於後世者果於詩乎願其胷中必有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矣宋興五十載至咸平景德中儒學文章之盛不歸之平棘宋氏則屬之瀛淵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門也太子太傅文元公事章聖皇帝飛翔禁苑垂二十年當是時甄明舊儀緒正禮樂一時詔令皆出其手於是朝廷

典章法度之事非六籍之英則三代之器也迨其子文莊公繼踐西省是時文元公方請老家居也宋宣獻以謂世掌書命者惟唐新昌楊氏及見其子而晁氏繼之至慶厯中遂參大政議論深博識者趨之然則叔用以文莊爲曾大父以文元公爲高祖其家世風流人物之美淵淳浚深蓄厚而發遠自王文獻李文正畢文簡趙文定四三公富有百氏九流之書而晁氏尤環富閎溢所藏至二萬卷故其子孫燁掌勵志錯綜而藻續之皆以文學顯名當世子嘗從叔用

商近朝人物嘉言善行朝章國典禮文損益靡不貫洽由叔用之學而達諸廊廟之上溫厚足以代言淵博足以顧問則以詩鳴者豈叔用之志也哉雖然叔用旣以油然棲志於林澗曠遠之中遇事寫物形於興屬味其風規淵雅疎亮未嘗爲悽怨危憤激烈愁苦之音子於是見叔用於晦明消長用捨得失之際未嘗不安而樂之者也嗚呼所謂含章內奧而深於道者非耶秦漢以來士有抱奇懷能留落不遇往往燥心汗筆有怨誹慄慄沈抑之思氣候急刻不

能開遠古之詞人皆是也太史公作賈誼傳蓋以屈原配之又裁錄其二賦焉至誼論三代之陶世振俗固結天下之具與夫秦之所以暴興棘亡斬艾天下之術則遷有所不錄也何哉豈遷之意謂誼一不平於其中遂哀怨噎鬱泣涕以死借使文帝盡用其言則誼亦安能有所建立於天下乎惟深於道者遺於世而不怨發於詞而不怒君子是以知其必能有爲於世者也嗟乎吾於叔用豈直以詩人命之哉紹興十一年九月五日陵陽俞汝礪序

案晁冲之字叔用鉅野人侍郎公武之父衢本郡齋讀書志作三卷書錄解題作十卷此明晁汝璥覆宋刊本末有慶元己未校官黃汝嘉刊一行想黃汝嘉所合并凡詩一百六十七首劉後村稱其不擬伊周倍殿下相隨于薦過樓前一聯今具載集題作次二十一兄季此韵則爲原編可知 四庫所未收也

吳郡樂圃先生餘藁十卷附錄一卷 張立人手抄本

宋朱長文撰姪孫中奉大夫知漢陽軍事賜紫

金魚袋思哀次 後附墓誌銘 張景修撰墓表及

國史文苑傳

米芾傳

圖書五厄自古有之爲人後嗣而不能明著其先德於後世是亦有所負焉 樂圃文集舊百卷家藏古今篇帙動萬計與夫數世聚族之居堂宇亭榭名花古木罹建炎兵火之難吳城失守一日翦爲劫灰其後獨先生春秋通志復傳本於他郡僅有全編思玷處孫列自幼搜訪樂圃餘藁每得一篇必珍而藏之今哀集有年矣他未有所增益豈非詢之未廣而求之未裕歟觀伯父都講痛心疾首之言每竊傷歎思老矣

深懼異時墨渝紙弊不能久其傳今雖百卷之中僅存十一然雄文麗藻恐又將堙沒遂止憑所藏得古律詩大小百六十有三記五序六啟七墓誌五世譜題跋祭文賦書銘各一類爲卷十捐俸募工以鋟諸木又以誌銘墓表國史特書之傳伯父爲先生而作書題表奏附於卷末且以見吾家義風業儒有所自來而故交名族多爲今代顯人必有博洽君子廣藏遺逸以補闕亡庶使舊編他日再獲全備亦仁者用心也 紹熙甲寅孟冬望日姪孫思謹序

